

聚星札記 說 叻  
需次燕語 梁民遺文



文

民

遺

文

孫傳鳳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聚星札記（及其他三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一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 7-101-00894-1/K·367

汝民遺文

此據靈鵲閣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此係丈得之遺文也。丈經說得吾吳惠氏傳派，標與丈同里閈，又同襄校於山左粵東，朝夕相問難，見几按間書籍金石外，酒一尊而已，無他肴也。然卒以酒傷，己丑舉孝廉，赴禮部試，終於京師，殘稿叢束，弁遺櫬歸。數年來，思之輒怦然動也。去年奉節至湘中，適丈子伯南茂才來就襄校之聘，抱遺文來，爲去其屢雜及少年之作，存若干篇，錄而刻之。丈尙著有夏小正校勘記、說文古本攷補證、味經廬叢稿，惟小正校勘，當時曾塙見清橐，今詢於伯南，檢遺篋無有也，亦可憐矣。僅僅此數藝，烏足以盡其能哉。丈以服膺許氏書，又字浹民，卽以題遺文之名，春夜斠此文，一燈熒然，風颯颯動窗戶，猶似與丈生前校藝時也。

光緒二十一年正月二十日元和江標記於湘中使院

# 洨民遺文

清 孫傳鳳撰

## 先庚後庚先甲後甲解

易巽九五曰先庚後庚。蠱卦辭曰先甲後甲。自漢以來其說至紛。惟虞氏通以卦變取象最端。攷仲翔注巽先庚後庚曰。庚震也。謂變初至二成離。至三成震。震主庚。離爲日。震三爻往在前。故先庚三日。動四至五成離。終上成震。震三爻在後。故後庚三日也。巽究爲躁卦。躁卦謂震也。注蠱先甲後甲曰。初變成乾。乾爲甲。至二成離。離爲日。謂乾三爻在前。故先甲三日。變三至四體離。至五成乾。乾三爻在後。故後甲三日。其說實超馬鄭以上。馬以卦圖爲說。鄭以甲爲造作新令之日。皆未密合。自輔嗣而下無論矣。乃近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力駁虞說有五謬。而以庚甲皆爲行事之吉日。譏矣。今試先明誣虞之失。而後證虞之端。且辨王說之非。王氏駁虞曰。天有十日。甲與庚各居其一。若以乾爲甲。震爲庚。而分在前者爲先甲。先庚。在後者爲後甲。後庚。則是在先之日。惟甲與庚在後之日。亦惟甲與庚。經營當云先甲一日。後甲一日。先庚一日。後庚一日矣。安得有三日。不知三日明據在前。在後之三爻言。卦非三爻不成。安得以一卦當一日。則駁虞之失一云三日之日。謂歲時月日之日。離爲日之日。謂日月星辰之日。二者絕不相同。不知歲時月日之日。取義正在日周天一次而名。素問六節藏象論。天有十日。注以十日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之日可證。是日月星辰之日。本無歲時月日之日。況易中取象。離爲日者。豈盡在天之日乎。則駁虞之失二。蠱初變成乾。猶未爲

離也。不可便爲之日。至二成離。已非復乾矣。何以仍謂之甲。巽變初至二成離。猶未爲震也。不可便謂之庚。至三成震。已非復離矣。何以仍謂之日。不知初變成乾。三數所由取。而非謂日。至二成離。日義所由取。而非謂甲。巽初至二成離。指日而非指庚。至三成震。亦指庚而非指日。則駁虞之失三。云蠱變三至四體離。至五成乾。乾三爻在後。故後甲三日。夫四爻居三爻之始。而二爻三爻則居前三爻之太半。去二爻三爻言之。則離象不成。不可謂之日。連二爻三爻言之。則雜以前三爻之兩爻。不可謂之後甲三日矣。不知經言後甲。正據至五成乾。乾三爻在後。而二爻三爻無取乎去其雜前之三爻之兩爻。正日象所由取。蓋後甲之義在後三日。日之義在前三爻。於義甚明。何以不可謂後甲三日。則駁虞之失四。云初變成乾。則前三爻皆陽爻矣。而又云變三至四體離。則前三爻又變爲陰爻。而不得爲乾。因之不得爲甲矣。不知卦變之義。既變一象。取義定而再變。則初爻變陽者。仍可復爲陰。而非變三至四一成不變之例可比。王氏不知。則駁虞之失五。夫乾甲震庚。本與納甲相通。蠱隨相伏。蠱之三陰從之。三陽伏焉。蠱初爻變大畜。則內卦成乾。先甲也。至五爻變无妄。則外卦爲乾。後甲也。先甲後甲。天行也。巽震二卦相伏。所以言庚震庚也。此非明乎消息。固不能通其義。王氏好與虞異。以蠱爲有事之卦。巽爲申命行事之卦。而事必諏日以行。故蠱用先後甲之辛。與丁巽用先後庚之丁。與癸。然王旣云事必諏日以行。而又駁鄭謂叛作新令。不聞當擇日。其說不自相矛盾乎。況歷引經傳之用辛與丁癸。又孔說不足據。夫經傳紀日。豈盡此三日。王氏擇其合者羅列之。其謬甚矣。竊恐後之釋此者。據王而疑虞。故詳爲辨。至於繼庚說易者。不

下數十家皆非正旨不必繁引。

浮于淮泗達于河解。

禹貢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漢魏諸說已亡疏又無訓說文菏字注曰菏澤水在山陽湖陵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說與漢志合引作湖陵亦同是今本作河乃菏字之誤水經注沛水篇引書本文亦作菏可證陸氏釋文引徐音柯又工可反是也又云河音如字遂啓後人淮泗無達河之疑黃氏韻會舉要云說文菏字音柯注引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與導菏澤同則是達于菏非達于河也黃說甚是而兩菏又未免相混蓋本文爲菏水出山陽湖陵而導菏澤之菏則在定陶禹時屬豫州其原委不可不察也胡氏謂禹貢雖指引金氏履祥說曰菏澤與濟水相通而泗水上可以通菏下可以通淮徐州浮淮入泗自泗達菏也青州書達于濟則達河可知故徐州書達于菏則達濟可知胡氏遂定本文之菏爲菏澤在今兗州府定陶縣東北然攷地理志山陽郡湖陵禹貢浮于泗淮通于菏菏水在南應劭曰尙書菏水一名湖今地理志作禹貢浮于泗淮通于河水在南菏誤爲河又脫下菏字夫班氏之例見禹貢經文者則曰禹貢某山在某水亦如之此正例也本文之變例乃別菏水菏澤之不同故于沛陰郡下曰禹貢菏澤在定陶東于山陽郡湖陵下曰禹貢浮于泗淮通于菏菏水在南複舉禹貢正別菏水與菏澤耳王氏尙書後案曰菏本澤名沛水所匯在今曹州府定陶縣東北爲豫之東北徐之西北境道汎水之東至于菏是主澤言卽豫州之菏澤也徐州之達于菏則是自乘氏以至湖陵乃菏澤之枝流說文名曰菏澤水者也又曰禹

貢三言菏惟徐州達于菏在湖陵其餘豫州及導水皆主澤言在定陶與湖陵無涉也王說條析菏水菏泽之源精確論當固非扣槃擗燭比也總之河當作菏有漢志說文可證菏爲湖陵之水則王氏引說頗明確可據胡氏旣譌指本文爲菏澤而又責人未采菏澤之源其亦未先采菏水菏澤之分乎

寡兄寡妻解

書康誥曰乃寡兄勸詩思齊曰刑於寡妻漢儒釋寡字者各異孔傳曰女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女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爲諸侯此實宗詩思齊鄭箋之誼毛傳曰寡妻適妻也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書曰乃寡兄勸後儒多主鄭詫竊按毛傳實較鄭爲長若從鄭以寡有爲賢則武王太姒經何以不直稱爲賢而必段寡以紓回其訓乎蓋兩寡字以爲謙詞者固非卽以爲賢之者亦未是惟趙岐注孟子云寡少也言文王正已適妻則八妾從以及兄弟又四書辨疑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分明說文王之化自近以及遠由寡以及衆此寡字止是單寡非衆之意雖文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亦惟正后一人爲妻妻惟一人故以單寡偁之二說者實本毛傳而申其意最爲端當蓋兄之所以偁少者由母弟八人武王爲最長則弟有八而兄惟一也妻之所以偁少者一娶九女爲嫡妻則妻有八而妻惟一也詩正誼曰嫡妻惟一人故言寡此正與毛誼合近陳氏矣毛詩疏云傳上章云文王之妃此云寡妻適妻也者寡之爲言特也適之爲言正也寡謂之特特謂之匹適謂之妃妃謂之匹誼並通也天子之妻適一餘皆爲妾故傳釋寡妻爲適妻猶尚書稱適兄爲寡兄矣說亦足以申毛而定疑然則書紀寡兄

統母弟八人言詩詠寡妻。統八妾言以多形少。經誼了然可見。而亦何必故曲其說哉。

旅酬下爲上鄭注鄉射禮與中庸異同

儀禮鄉射禮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鄭注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爲上尊之也春秋傳曰字不若子於中庸注曰旅酬下爲上者謂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按鄉射禮注以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釋下爲上中庸注則以舉觶於其長釋下爲上說各不同自來釋者渺究其異近凌氏禮經釋例以尊酬卑爲下爲上謂旅酬唯獻者得與其餘執事之人必至無算爵然後與鄭氏欲明逮賤之誼故引特牲賓弟子兄弟弟子發端之文以括無算爵非謂旅酬亦非謂舉觶於其長爲下爲上也爵至無算則神惠均於在庭凡執事者以得與飲酒爲榮不執事者則不與故曰有事爲榮非謂舉觶爲有事也竊意不然逮賤正括兩黨有事無事之弟子困勉錄云同姓無事者序昭穆異姓無事者辨貴賤有執事者各以事序而不在昭穆貴賤之數若僅有執事者與無算爵則神惠逮而不均此凌氏欲強合鄭說之異而未得其精細繹兩注鄭蓋一就酬者尊弟子爲下爲上鄉射禮注是也一就弟子舉觶爲下爲上中庸注是也此無算爵何以亦云旅酬近褚鶴侶儀禮管見云無算爵亦得統名爲旅酬其說是也蓋旅酬既畢將行無算爵則賓之弟子及兄弟弟子同時各舉觶於其長此兩黨弟子下爲上之誼然後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此酬者尊弟子下爲上之誼鄭注互言之凌氏欲合其說而鄭義反晦矣

賓爲苟敬說

儀禮、燕禮記。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於大門內，揖讓升。賓爲苟敬。鄭注。苟且也。假也。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也。按鄭於苟字訓釋未盡的當。凡敬無苟且義。敬涉苟且則惰。且敬主乎中存苟且則何以將敬。近凌次仲禮經釋例引戴氏東原曰。說文。苟。自急敕也。音棘。从羊省从勺。口口猶慎言也。與苟且字不同。實發前人未明之旨。蓋敬从支。苟支者迫也。苟者慎也。所以迫而爲慎也許。書部首之字皆於屬字相關。故敬入苟部而不入支部。此可以證。敖繼公集說。苟誠也。實也。賓於是時雖不爲正賓而實爲主君之所敬。故以賓爲苟敬。竊謂亦非本文苟字之義。高郵王氏並非敖戴二說云。下文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注曰。不以所與燕者爲賓者。燕爲序歡心賓主是也是主人於賓惟主恭敬而少歡心。今賓既辭爲賓而就諸公之位。則歡心多而敬少。既不可專事恭敬。又不可全不敬。故謂之苟敬。竊意王氏誤會經旨。蓋賓爲苟敬。正恐因就燕而舒敬。故深自急敕。此經旨之易明者。王氏又引聘禮記。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注曰。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徇舉禮事。禮已。於是辭爲賓。君聽之。從諸公之席。命爲苟敬。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是苟敬有崇恩殺敬之誼。命爲苟敬者。所以別於正賓之全主敬也。苟訓爲主君之所誠敬。及自急敕而敬賓。則與正賓之全主敬者無以異。竊謂禮有大小而敬則無大小。何也。以敬主於誠不能以半誠半僞出也。苟之訓急敕。世久不明其誼。非戴氏東原於此經定其訓。許書此字。不幾爲贅文乎。

君行一臣行二說

君行一臣行二聘禮注凡三見。一見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注再見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注三見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注蓋見爲行一行二者。一在廟門內。一在登階就位時。又一在堂上也。康成注本不謬。乃賈疏譌奪其誼。既以及門後之行一行二爲指三揖時。又以下文一爲據大判言一爲兩楹之間爲賓主處中。今乃於東楹之間更侵東半間。故云君行一臣行二。竊意不然。蓋及廟門而君先入。既則立於中庭而肅客。斯時賓去君遠。君行一臣行二至階而適相當然。賓不敢先君登也。此孫文子聘子之後寡君之謂。侯君升二等然後賓升所以必行二者。欲先就臣位以俟君也。及受玉而亦行二者。恐君勞也。經誼本甚明了。況證之晏子春秋則登階後及堂上之行一行二更無疑。晏子曰晏子聘魯仲尼使門弟子往觀之。子贛反報曰孰謂晏子習於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晏子退見仲尼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速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蓋登階歷堂上趨晏子正恐失行二之節而不能先就其位。則此時亦君行一臣行二可知也。乃疏既不明登階時臣宜先就位而漫以行多行少釋之疏矣。近俞氏平議謂行一行二在既曲揖之後當碑揖之前。洵然則舍此時豈君行一臣亦行一乎。是說也。吾不敢以爲信。

爲其拜而爰拜解

曲禮記介者不拜爲其拜而爰拜鄭注爰則失容節爰猶詐也。釋文爰拜子臥反。又側稼反。詐也。挫也。沈

租稼反。又子狃反。盧本作蹲。正誼曰。爰。挫也。戎容暨暨。著甲而屈拜。則挫損其戎威之容也。一云。爰。詐也。言著鎧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按今禮記及注疏。爰皆从艸。鉅書無此字。爰亦大徐所新附。公羊僖三十  
見說文答  
讀書錄

二年傳。何休云。介胄不拜。爲其拜如蹲。是盧何所據本。爰皆作蹲。竊意鄭所據者。當是禮記古本。非謂古  
見學  
錄

本作爰也。

實古本作爰。

而後人傳寫譌爰。

近錢氏大昕云。

爰卽拜而爰拜之爰。

洪氏頤煊云。

見學  
海堂

錄

同

與居

爰

與鄭失容及詐也。

之說正合。

所

以知爰爲古本者。

郭璞山海經注。

徐廣史記音誼。

皆曰爰。古蹲字。

兩書爰皆从足。

許書無

爰

是爰蹲相通。

爰爲

古字。

蹲爲今字。

爰

爰字形相近。

譌由於此。

近臧氏經誼雜記。

以爰爲蹲之俗。

而謂爰拜之拜爲衍文。

鉏氏

非石

說文

新附

謂通借作莖。

莖又可借作挫。

皆未密合。

蓋拜而爰拜。

謂如蹲踞而詐爲拜者。

下拜字並

非衍文。

公羊注

實節取經文。

若以爲摧挫。

則又與下拜字不屬矣。

陸德明當時所見鄭本爰已傳寫譌爰。

而爰又譌从艸。

幸存盧本與公羊注。

而古字始顯。

亦鄭誼於以明。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解。

爾雅釋宮。樞達北方謂之落時。郭注。門持樞者或達北檻以爲固也。疏曰。其持樞之木或達北檻以爲牢固者。名落時。樞卽棟也。按北檻之名古未之聞。疏以樞爲棟。則劉熙釋名曰。棟中也。又何以稱爲北檻。近郝氏義疏謂落之言絡連綴之意。說亦近是。但於經旨究未明顯。俞氏平議謂樞達二字當句。北方謂之

落時乃釋方俗之殊語。竊意更不足據。洵如俞說。則下文落時謂之𠂇。又何方之言乎。抑又從方言而釋之爲𠂇乎。非也。按落時謂之𠂇。爾雅正恐或不達落時之義。故又以𠂇申說解此文者。宜將落時及𠂇比校細釋。而命名之誼見。所以由樞達於北方之誼亦見。攷後漢列女傳注落藩也。文選西京賦揩枳落注落離也。是落取藩衛連落之意。釋宮又云室中謂之時。是時據室中言也。謂之落時者。謂自門樞東西櫛柱。有縱木接達於北方。有似藩離其室。故謂之落時。樞據東西橫木言。達據南北縱木言也。然室以棟爲重。何以不曰棟而曰樞達。曰古屋皆五架。惟中棟謂之棟。其餘無棟名也。然藩衛有牆。則落時當屬諸牆。曰牆者。障也。落有疏寂疏闊意。見左太冲詠史詩及後漢耿弇傳。今人離落。正取諸此。非可以牆比也。若下文𠂇字之誼。則當從釋文。𠂇或作扈。蓋𠂇義與落時不相涉。惟扈則證諸左氏傳。扈民無淫者也。義當同屈蕩戶之之戶。扈又爲捕魚器。如今之蟹簖竹疏密相編。字書作扈。魚之有力者。恆跋扈而出。後漢質帝紀。目梁冀爲跋扈將軍。誼正取此。而注以爲強梁者。非是。扈與落時兩兩校之。皆取藩衛誼無疑。故曰不審爲落爲時之義。而之所以由樞達於北方者。無以明。卽落時所以又謂之扈者。亦無以明。

### 納冰開冰頒冰時月不同致

記物候之書。莫備於豳風月令。小正。如納冰、開冰、頒冰。記載詳矣。然旁證諸周禮、左傳。其時月或至各不相同。舊說以爲地氣不同者固非。卽以爲或主布政教。或主紀風俗者。亦未盡然也。試先攷其不同。而申明其故。豳風言三之日納於凌陰。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周禮凌人掌冰。正歲十有

二月令斬冰三其凌左昭四年傳曰日在北陸而臧冰是月令周禮左傳記納冰均在夏十二月豳風則在夏正月其納冰時月不同有如此者豳風言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小正二月初俊羔凌人云春始治之左傳西陸朝覲而出之是諸書紀開冰實同而或疑不同者由未得西陸朝覲而出之解也夏小正三月頒冰凌人職云夏頒冰左傳曰火出而舉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其說有似或主乎春或主乎夏而頒冰時月不同有如此者間嘗因不同而攷其故鄭志答孫皓云豳土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辨之者曰地氣溫寒之異分南北不分東西豳在中國西不在北也況月令爲秦書秦邠皆邕地周亦邕地也咸陽豳鎬總在二三百里內耳溫寒尤不應相異月令主布政教必舉其初而言豳風主紀風俗多舉其盛而言故有先後之異竊意規鄭說甚是而必分月令邠風爲布政教紀風俗而異者實未敢信何則詩既詠二之日鑿冰沖沖矣何必遲一月而始納若風俗使然恐豳民不若是之惰蓋作詩之體與紀事之例有別詩人屬辭取便若云二之日納於凌陰則虛三之日之序且冰旣鑿矣明明亦可以入但人事或有偶遲故繼云三之日明過此則未可納也不然魯申豐旣稱日在北陸而臧冰何復引七月之卒章爲臧冰之道非明詩言無異之故乎左傳西陸朝覲而出之鄭氏謂四月昴朝見說本爾雅其義未墮惟服氏謂春分奎見東方實得其情若杜氏謂三月奎朝見則亦未深得其故者也據周禮頒冰在夏據小正頒冰在春傳云火出而畢賦其所以不同者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是頒冰時月不同之故實因夏正周正而分也然則冰旣開矣何以不卽頒貢

氏凌人疏曰。二月之時。蠅蟲已生。公始用之。四月已後。暑氣漸盛。則賜及羣下。此言最壞。要而論之。不同之故。或因乎屬辭。或分乎兩正。苟讀書而不泥乎辭。可以知三者時月不同而實同。

問職方。荊州其浸穎溝。豫州其浸波澨。說文。溝注曰。豫浸澨注曰。荆浸何者爲是。

周禮職方。荊州其浸穎溝。豫州其浸波澨。說文。穎溝注並曰。豫浸澨注曰。荆浸。鄭注。周禮。荊州曰。穎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溝未聞。杜子春云。溝或爲淮。豫州注曰。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澨營軍臨隨。則澨宜屬荊州。在此非也。按周禮與許書互異。當以許書爲是。地理志本職方立說。汲冢周書同。實據周禮。謬本鄭所見者已然。乃塙指其謬。此卓卓有見者。試先卽穎溝考之。許書。穎水出穎川陽乾山東入淮。豫州浸水。經穎水。出穎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酈云。山海經曰。穎水出少室山。括地志。穎水原出雒州嵩高縣東南三十里陽乾山。今俗名穎水。原出山之東谷。其側有古人居處。俗名穎墟。故老云。是考叔故居。歷攷諸說。許所指者。今河南河南府登封縣縣東南四十里有陽城廢縣者。是山海經及水經所指少室山。卽今嵩山西南者。是嵩山豫之望也。括地志所指穎谷爲鄭地。鄭固屬豫者也。杜注左傳穎者。凡三年。宣十年。襄十一年。昭元年。並指陽城縣無異說。是許以穎爲豫州浸者是。而職方以爲荊州浸者非也。溝許書一曰。溝水豫州浸不詳水所出。攷溝水有二。水經卷六之溝水出河內軒縣。卽河水篇中所云東逕平陰縣北。溝水從北來注之者。此別一溝。與豫浸不相涉。惟汝水篇注曰。溝水出舞陽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爲溝浦。春秋左氏傳襄十六年。楚晉戰於溝阪。蓋卽溝水以名阪。杜注。昆陽縣北有溝水。東入汝。今攷河南南陽。

府葉縣北二十里有昆陽城。其地適符許所指爲豫浸。是許以澨爲豫州浸者是。而職方以爲荊州浸者非也。澨許舊水在漢南。荊州浸也。春秋傳曰脩涂梁澨。攷水經注云。澨水出黃山。在今隨州棗陽縣北。元和志隨縣斷蛇邱。在縣北二十五里。澨水在邱西四十里。九域志隨州唐城縣有澨水。又水經注湧水云。澨水出隨縣西北黃山。南逕灝西縣西。又東南逕隨縣故城西。楚武王伐隨除道梁澨。謂此水也是。水經所說正與許鄭合矧左氏傳云。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澨既在漢水之南。則屬荆浸無疑。是許以澨爲荊州者是。而職方以爲豫州浸者非也。不僅此也。波鄭讀爲播引禹貢榮播旣豬爲證。攷水經澨水注云。波水出霍陽西川大嶺東谷。俗謂歇馬嶺。卽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也。馬融廣成頌曰。浸以波澨。其水南逕蠻城下。又南分三川於白亭東。而俱南入澨水。全氏祖望以此爲卽榮波之波。蓋波水在潁澨之南。原出豫州。而流至荆蠻。襄十八年楚伐鄭。涉於魚齒之下。杜酈皆謂所涉卽澨水。則波澨在荆之北境。故波爲荊州浸。許舊於波下雖不載爲何浸。而波澨周禮之同譌爲豫州浸可知。大抵許氏所據爲周禮善本。必非互易經文。後儒不知。強爲訛說。譌矣。夫杜子春之澨或爲淮。鄭所不取。乃近儒周禮漢讀。攷以淮爲澨。謂如淫雨之譌。淮雨則又從杜而改經文。糾曲難通。汪氏梅村漢志。志疑謂二州浸非全譌。疑豫州宜曰潁波。荊州宜曰溝澨。然潁水塲在豫州。安得謂文非全譌。是二說也。皆未敢信。

公田有廬舍二畝半之說。始於漢志。何休注公羊承其譌。趙岐注孟子亦承其譌。而漢志實亦譌於穀梁。公田有廬舍二畝半辨